

代表作 1：

太行！太行！①

一条幸福渠 凝聚万众心

本报记者 白云

（地点：河北省阜平县史家寨村）

背景：1937年9月26日，中共晋察冀省委在河北阜平县成立。同年11月7日，晋察冀军区在山西五台宣布成立，11月18日，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移驻阜平县。1938年1月15日，晋察冀边区政府在阜平成立，以五台、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步创立，提供了在山岳地带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成功经验，揭开了华北抗战史上新的一页。晋察冀边区被誉为“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”。

6月12日，碧空如洗。

阜平县史家寨乡史家寨村，鹁子河水顺幸福渠穿村而过。79岁的村民张朝杰引渠水浇灌自家的菜地，地里的豆角、茄子长势喜人。

“这条渠，是抗日战争时期，八路军带领老百姓修的。”张朝杰说，“当年，我爷爷就参加了这条渠的修建。”

1937年7月7日，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1937年11月，晋察冀

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率晋察冀军区司令部，从山西五台移驻阜平，创建了八路军开赴敌后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—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晋察冀边区政府统战部、供给部以及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等诸多单位曾驻扎在史家寨村，他们率领边区军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敌斗争。

“听老人们讲，日军当时对晋察冀边区实行惨无人道的‘三光政策’，到处烧杀抢掠，大家人心惶惶。”史家寨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平说，“是共产党八路军带领大家打鬼子保家园，他们是老百姓的主心骨。”

1942年春，日军的残酷“扫荡”和罕见的旱灾，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。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、废除苛捐杂税等各项政策恢复粮食生产。

“幸福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。”张朝杰介绍，没有幸福渠前，村民靠天吃饭，收成少得可怜，“有了它之后粮食产量大幅提高，老百姓就把它称为‘幸福渠’”。

渠两岸，小麦已经颗粒归仓，半尺高的嫩绿玉米苗得到灌溉后正孕育新的希望。

站在幸福渠边，张朝杰指着鹁子河的南边说，不远处还有一条渠，和幸福渠同时修建，老百姓为纪念主持修建的聂荣臻司令员称其为“将军渠”。

幸福渠从计家台到东凹村，蜿蜒近4公里；将军渠从鹁子会村起步，经过红土山村、槐庄、草家台，将近7.5公里。

“听父辈说，当年修渠时，附近的村民都很踊跃。大伙儿知道，这渠修好了，受益的还是咱老百姓。”李平介绍。

“八路军纪律非常严格，处处为老百姓着想，聂荣臻司令员还下过‘树叶训令’，禁止边区部队采摘村庄附近的树叶，将它们留给群众。”张朝杰说，“这些都让老百姓感到，这支部队是真的为国为民，也激发了大家的斗志，大家都愿意跟着一起干！”

那时候，史家寨及附近村村民踊跃参军。“我的父亲与村里7名年轻人一起加入了八路军。后来，除我父亲外，另外7人全部牺牲。”张朝杰说。

80多年过去了，幸福渠和将军渠依然还是当地主要水利设施，灌溉着周边千亩田地。历经苦难的史家寨村，已旧貌换新颜。

山脚下的史家寨新区里，一百多栋小洋房排列整齐。这里是阜平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，2019年开始，陆续安置了10个行政村52个自然村1205户4238人，包含史家寨村的1372人。

张朝杰热情地拉记者去他家坐坐。他说，冬天有暖气，夏天有空调，物业费和暖气费全免，上下楼还有电梯，这房子住着很舒服。

2012年底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阜平县走访看望困难群众，在这里向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动员令，打响了一场史

无前例的脱贫攻坚战。上下同心、合力攻坚，2020年2月，阜平县整体脱贫摘帽。

如今，靠土地流转金、养老金以及光伏发电补贴，史家寨村家家都有进账。去年，全村人均收入15377元。张朝杰老两口依靠土地流转金加养老金，一年也有近万元收入。“当年共产党带领人民打败了日本鬼子，今天共产党带领我们过上好日子！”张朝杰说。

2019年，阜平县专门拨款，对幸福渠和将军渠进行重新加固，让这两条渠在新时代继续为村民致富发挥作用。也是这一年，史家寨村村干部带领村民平整了两个山头建起果园。李平说，建设果园流转土地1650亩，为村民每年增收70多万元。

采访结束时，我们再次经过幸福渠。看着阳光下静静流淌的渠水，我们深深感受到党引领下的人民团结汇聚成的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。

代表作 2:

太行！太行！⑧

“民族的号筒”燃斗志 马兰村歌声传四方

□本报记者 李冬云 白云

地点：保定市阜平县马兰村

背景：马兰村，位于阜平县城西南 30 公里的太行山深处，是晋察冀日报社游击办报岁月中驻留次数最多、累计驻留时间最长的村。晋察冀日报曾留下“八匹骡子办报，三千字里著文”的佳话，在枪林弹雨中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和主张，凝聚了抗战信心，被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称赞为“民族的号筒”。

7 月 21 日，太行深处，草木葱茏。

“故乡如醉远，天末且栖迟。沥血输邦党，遗风永梦思。悬崖一片土，临水七人碑。从此马兰路，千秋烈士居。”在阜平县马兰村胭脂河畔，晋察冀日报社革命烈士墓墓碑上的这首《题马兰烈士墓》，在阳光照耀下格外醒目。

“这里埋葬着 1943 年秋季反‘扫荡’中牺牲的 7 位晋察冀日报社工作人员。”马兰村党支部委员梁林江说，这首诗正是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为悼念烈士所作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阜平曾长期是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所在地。为了向边区军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，1937 年 12 月 11 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阜平县城创办了《抗敌报》（1940 年 11 月改名为《晋察冀日报》），1948 年 6 月终刊。从 1939 年 3 月到报纸终刊，晋察冀日报社曾数次转移到马

兰村。

“报社选我们村落脚，除了这里位于太行山深处便于隐藏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村群众基础好。”梁林江说。

马兰村内的晋察冀日报社旧址保存完好。狭窄的小院里，机房、排字印刷室、电讯收发室等，再现了80多年前办报的历史场景。排字印刷室墙壁上挂着一张邓拓签字的《公证状》复印件。“当年条件很艰苦，报社打算在村南建办公场所，老百姓拿出木料、钱踊跃支持。《公证状》就是报社为感谢村民写下的。”梁林江说，报社转移时，所借物品都还了回去，一针一线都没拿。

1939年3月，邓拓带领报社来到马兰村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坚持报纸发行。在根据地抗战最艰难的日子里，狼牙山五壮士、雁翎队等一篇篇报道，极大鼓舞了抗战军民的斗志。

一张报纸十万兵。这份报纸发挥出巨大的宣传力量，让日军将其视为眼中钉，多次试图“围剿”。

马兰村村口立着2米多高的马兰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，上面刻着1943年在日军大“扫荡”中遇害的19位村民的名字。

“当时，日军在马兰村附近重点‘围剿’晋察冀日报社。马兰村村民掩护报社同志们撤离后，有30多人被日军抓住逼问报社人员的下落。”梁林江抚摸着纪念碑上“梁华山”这个名字说，“这是我的本家爷爷。他和乡亲们面对敌人的

刺刀，宁死一个字都没说。”

“沥血输邦党，遗风永梦思”。回忆那段历史，深深致敬那些战火中牺牲的晋察冀日报报人，也致敬无数抛洒热血、默默付出的普通百姓。

80多年，弹指一挥间。今天，以《题马兰烈士墓》为词的歌曲，唱响在马兰村。

“我们村的小孩子，几乎都会唱这首歌。”马兰村党支部书记许德春说，2004年，曾在村里生活过的邓拓的女儿邓小岚来到马兰村，开始义务教孩子们学音乐，并组建了马兰小乐队。《题马兰烈士墓》也被她谱成了曲，教给孩子们传唱。

后来，小乐队又吸纳了周边村的孩子，发展为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。2022年2月，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登上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舞台，用希腊语向全世界唱响奥林匹克会歌。太行深处的歌声，传向五洲四海。

歌声回响的马兰村，在纪念和传承中，凝聚着一股奋斗的力量，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。

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，马兰村融合自然风光、红色资源和音乐特色发展乡村旅游。2022年，村里对全长11.1公里的太行步道进行了完善，邓小岚筹资修建的月亮舞台也建设完成。

今天的马兰村，太行步道串联起鸽子舞台、月亮舞台、

晋察冀日报社旧址、铁贯山等人文和自然景观，逐渐形成自己的文旅品牌。2024年，这里举办了第五届马兰儿童音乐会。今年6月10日，2025第二届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在马兰村月亮舞台录制，汇聚了众多知名音乐人，让马兰村收获了更多关注。

“文旅产业如今已逐渐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。”许德春说，去年全村接待游客近万人次。村里的红薯、板栗、蜂蜜等特色农产品也跟着走俏。

不仅如此，村里新建的63个食用菌大棚和蜂蜜水饮品加工厂，吸纳50余名村民就业。“村民人均收入从2019年的7000元增加到2024年的12000元。”许德春说，现在，很多村民不用外出打工，在家门口工作就能有一份不错的收入。

在晋察冀日报社革命烈士墓旁，有一座较新的墓碑，碑上镌刻着一把小提琴，那是邓小岚的墓。2022年3月21日，邓小岚因病去世，她的骨灰葬在了马兰村。

邓小岚的墓前摆放着村民们采来的鲜花。许德春说：“没有邓老师十几年的付出，就没有马兰的今天。她传承父辈的红色精神，用音乐为马兰村注入了新的生命。”

穿越战火烽烟，嘹亮的歌声融入新时代的旋律，唱响在这片红色土地上。

代表作 3:

太行！太行！⑮

一把镢头传精神 清漳河畔绘新图

□本报记者 王思达

地点：河北省涉县赤岸村

背景：赤岸村，位于涉县西部太行山区。这里西靠太行群峰，东临冀南平原，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绝佳场所。1940年12月至1945年底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司令部在赤岸村驻扎，师长刘伯承、政委邓小平曾长期在此战斗、生活，领导创建了华北面积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——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，创造了“九千将士进涉县，三十万大军出太行”的奇迹。

8月15日，阳光铺洒在涉县赤岸村的玉米地里，连片的青纱帐泛着油绿的光。66岁的村民郭二平摆弄着齐人高的玉米，脸上洋溢着笑容：“今年墒情不赖，玉米长得比往年都好。”

“村里这些地，很多都是当年八路军开展大生产时开垦的。”郭二平弯腰整了整脚下的田垄说，“我经常听父亲说起‘一把镢头的故事’。”

在位于赤岸村的一二九师陈列馆内，记者看到了那把锈迹斑斑的镢头。“这把镢头，是刘伯承师长和我父亲郭跃堂一起种南瓜时用过的。”郭二平带记者来到展柜前，讲述起当年的故事。

“那是1944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刘师长散步时看到父亲在地里干活，便大步走过去询问。得知父亲要种南瓜，刘师长就详细请教了北方南瓜的种植方法，还和他一起挖沟、施肥、播种，两人一直忙到快天黑。”郭二平说。

当时，刘伯承用镢头干完农活后，娴熟地找来一些茅草，一边擦掉粘在镢头上的泥土一边说：“农具和枪一样，得常擦，往往锈迹都是在不用的时候生的。”

80多年过去，这把镢头的光泽已经暗淡，但刘伯承和郭跃堂一起种南瓜的故事在赤岸村广为流传。“当年八路军留下的这样的故事，其实很多。”村党支部书记张海魁说，八路军和老百姓军民同心、水乳交融的情感历久而愈深。

三面环山抱，一水绕村流。登上村西的红土岭远眺，清漳河绕村东而过，赤岸村山河阻隔、攻守兼备的地形优势呈现在眼前。

1940年12月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司令部从涉县常乐村迁至赤岸村。然而，司令部到赤岸不久就遭遇了严峻考验。

百团大战结束后，日军将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视为头号威胁，调集重兵对华北各根据地发动多次“治安强

化”运动，实行残酷的“三光政策”。雪上加霜的是，1942年和1943年，华北地区连续干旱，太行区（隶属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）更是遭遇百年未有的大旱，抗日根据地迎来最艰难的时刻。

面对空前困局，第一二九师司令部指挥部队粉碎了敌人多次“扫荡”，并在根据地广泛开展水利建设和大生产运动。

一二九师陈列馆展出的镢头，便是那段火热岁月的见证。

“当时，干群共同劳动，军民团结一心，这片贫瘠的土地迸发出改天换地的力量。”张海魁说。

1943年，太行军区部队垦荒8万亩，次年增至12万亩；1944年，军民用铁锤、铁钎在涉县的太行山岩壁上硬生生凿出长度近30里的漳南大渠，将清漳河水引上太行山……从最困难时期的食不果腹，到每年可以供应军粮数万斤，赤岸村百姓的踊跃支持，帮助第一二九师创造了“九千将士进涉县，三十万大军出太行”的奇迹。

如今，硝烟早已散去，但赤岸村人依然津津乐道“一把镢头的故事”。故事中蕴含的团结一心、攻坚克难精神，早已融入村民的血脉中。

8月15日下午，走进村口的赤水田岸农旅融合产业园，一幅现代农业画卷豁然展开。产业园内绿意盎然，露天种植的果树长势喜人，28座农业大棚点缀其间。

“看这景象，你能想到脚下这 287 亩土地，之前曾是河滩、荒地么？”张海魁对记者说，赤岸村多山地和丘陵，土地较为零散。前些年，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，留守村民主要种植玉米和小麦，收益并不高。

2021 年，村“两委”决定在村里进行土地流转，建设农旅融合产业园。面对村民的犹疑，村干部和党员带头签协议、腾地块、作表率，之后村民积极响应，产业园所需的 200 多亩土地顺利流转。

“产业园由村集体统一开发，集采摘、观光、娱乐等功能于一体。我们引入合作社与种植能手，实现了四季可采摘、三季有花赏。”张海魁介绍，2024 年产业园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，带动赤岸村数百人就业，为村集体增收 50 余万元。

“当年一二九师为什么能得到群众拥护？就是因为面对困难时干群同心、齐心协力。”张海魁说，“如今，我们要传承好抗战精神和红色基因，带领村民共同致富。”

在赤水田岸农旅融合产业园不远处，赤岸村正在规划建设第二个高效农业产业园。“产业园内不但有现代化温室大棚，还准备和县林业局共建花椒、核桃种质资源库。”张海魁说，村里还在建设商业步行街项目，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 200 万元。

当年开垦荒山的镢头，已被先进的农机具所替代；曾经荒芜的河滩地，被果树绿荫掩映……这个红色山村坚定地传

承红色精神，展现出催人奋进的蓬勃生机。